

教师节特别策划——

永顺那所留守儿童学校的世俗与理想

文：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李立 图：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吴小兵 通讯员 李涛

把小皮卡车停在街边，熄了火，瞿扬众抄起副驾驶座上装钱的腰包便往蔬菜批发市场赶。

9月4日清晨6点，太阳还没有从绵延的大山中冒出头，这里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城最热闹的地方。瞿扬众脚步很快，直奔熟悉的批发门店。他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：“肉不能随便买，我定点的这家是冷鲜肉品牌店，学校一天要买1000多块钱的肉。”

买了肉，瞿扬众又细细挑选了鸡蛋、豆制品、蔬菜、水果……除了寒暑假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，瞿扬众每天早上都会驱车到市场买菜，他熟悉每一种蔬菜的上市时节和价格浮动因素，“我经常跟妻子开玩笑，说如果学校办不下去了，我们去开个餐馆绝对没问题”。

瞿扬众的正式身份，是永顺县荣众留守儿童学校的校长。这是当地唯一一所专门招收留守儿童的民办寄宿小学，由瞿扬众和妻子张荣——全县第一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一起于2008年创办。

他们与29名老师一道，共同守护着380名留守在学校的孩子。

夫妻筹钱，创办留守儿童托管学校



▲孩子们吃饭认真，不仅仅是因为活动量大，也因为学校没有小卖部，更不允许私带零食。

外出打工，在永顺再平常不过；孩子留守，也就顺理成章。周围是绵延的武陵山脉，“山里到处是留守儿童”——但瞿扬众创办留守儿童学校的想法，还是源于17年前他在永顺县民族实验学校任教导主任时作的一项调研。“当时学校有很多孩子比较叛逆，经常违纪，而且厌学、孤僻。”这类孩子接触多了后，1999年，瞿扬众组织老师开始了一项名为“特殊家庭子女研究”的课题，“当时设想的是这些孩子可能都来自单亲家庭”。但随着研究的深入，瞿扬众发现，原先的设想有偏差，“这些所谓的‘双差生’，单亲家庭所占的比例

并不高，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在，只是常年在外，没有时间照顾和教育孩子。”瞿扬众到县里其他学校一问，得到的反馈是他们那也有大批这样的孩子存在。

当时的瞿扬众并不知道“留守儿童”的概念，但他已经意识到这些孩子身上的问题。从那时起，瞿扬众开始自学心理学，并于2003年在民族实验学校建立了一个心理辅导室。

2008年，瞿扬众和妻子张荣借了8万元，一共投资12万元，在县城一个叫“猪儿行”的地方办起了留守儿童托管学校，夫妻俩的名字各拿一个字出来，就组成了学校的名字——荣众。

为孩子采购食材，校长成了“买菜能手”

荣众留守儿童学校位于永顺县灵溪镇艾坪社区杨公桥组的城郊山脚，租借了县委党校的一片地。买完菜，瞿扬众带着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开着车往学校赶。“我们这的孩子比其他学校的吃饭厉害些”在瞿扬众看来，荣众的孩子们“吃饭厉害”，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们每天的活动量大，另一方面，学校没有小卖部，孩子们吃零食少了，饭量自然见长。在荣众，学生不许私带零食，水果都是学校统一采购发放。偶尔有家长看望孩子时送来好吃的，瞿扬众也会动员家长要孩子把零食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分享。家长们也信服瞿扬众，“买来一大串香蕉，孩子们每人一根”。

坚持每天亲自为学生采购食材，瞿扬众的考虑有两个：“380名孩子，每日三餐（晚上还要夜宵加餐——编者注），自己亲手买的原料才放心。”另一方面，当过永顺县民族实验学校教导主任的瞿扬众也很清楚食堂采购

中的水分和猫腻。此前，瞿扬众用背篓背过菜，用摩托车拉过菜，后来学生数量增多，他才咬咬牙买了现在这辆皮卡。

载满食物的皮卡车在村道蜿蜒前行，穿过村子里错落的民房，终于在一片低矮的平房前停下。看门的大爷开了门，瞿扬众把车慢慢驶向食堂。校园里，三五成群的学生正在打扫卫生，见来了人，纷纷喊“瞿校长”，并同样礼貌地向同行的记者问好。



▲此前，瞿扬众用背篓背过菜，用摩托车拉过菜，后来学生数量增多，他才咬咬牙买了现在这辆皮卡。

让“没法管”的孩子成为懂礼的孩子

但这番和谐的场景、懂礼的学生，并非一开始便有。

第一个被送到荣众留守儿童学校的孩子罗坚，是瞿扬众一位老同事罗老师的孙儿。因为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，退休后的罗老师便接过了照顾孙儿的担子——但罗坚让自认“教了一辈子书，没有我管不好的孩子”的爷爷感到力不从心。

早上5点钟，罗坚就要出门，说学校要求早到，并要爷爷给钱在外面吃早餐。一开始，罗老师并没感觉异常，认为学校抓得紧是好事。但后来，罗老师跟别的孩子家长一碰面，才知道学校根本没有要求孩子5点钟就到校。于是，罗老师特意起了个大早，悄悄跟着罗坚出门，这才发现，孙子直接进了网吧，把早餐钱用来上了网。

又生气又心疼的罗老师想了个办法，他跟家门口的早餐店老板说好：以后我家孙儿来吃早餐你不要收他的钱，记账，月底统一结算。罗老师本想用这种方式让孙儿远离网吧，但没想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古灵精怪的罗坚每天喊上10来个同学到餐馆吃饭，统一挂爷爷的账，私底下，罗坚再找同学要钱，继续上网。

因为长期不吃早餐，罗坚

被送到荣众时身体素质非常差。“都五年级了，还在尿床。”瞿扬众和张荣为他做心理疏导，又为他调理身体，纠正生活、学习习惯，罗坚这才慢慢地步入正轨。

学生谭勇来荣众留守儿童学校之前，是在其姨父任职的学校读书。姨父姓周，是学校校长，还兼任谭勇班上的数学老师。谭勇不给姨父留面子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管姨父叫“周哥”，引来哄堂大笑。

谭勇跑长途客运的父母经常不在家，偶尔回家也是倒头就睡。此时，谭勇就趁机偷拿父母包里未清点过的车票钱。“一把把的抓，有一次偷了600多块，请同学吃辣条吃冰棍，一天就花掉了300多，被学校老师发现了。”瞿扬众说。



▲规矩和习惯，是荣众学校的孩子们必须要学会的一课。寝室里，学生通力合作整理内务，确保各类生活用品摆放整齐。

快乐教室里有位“知心妈妈”

瞿扬众并不讳言孩子们的留守儿童身份和他们身上存在的诸多问题。“刚进来的孩子，问题是最多的。”

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打架。踢球时被撞了一下，洗澡时身上被溅了水，这些都会成为孩子们打架的起因。瞿扬众分析，这是因为孩子刚到一个新的环境中，内心没有安全感，再加上敏感和自卑，导致他们的敌对情绪和攻击性都很强。

但荣众的老师们并不会责骂打架的孩子，甚至不会评判谁对谁错。“先讲道理，再利用中午或者晚饭后的休息时间，

让犯错的孩子在一起写情况说明。不允许有错别字和病句，也不允许废话和涂改。”一遍不合格，就再写一遍，打架的两人还气鼓鼓的，也要重写。

“一般写到第二遍的时候，孩子们就会结成‘统一战线联盟’，想着如何联合起来过老师这关了。”瞿扬众说，认识到错误之后，惩罚也要有：“清洁卫生死角、洗拖把、清理花坛和菜地的杂草都行。”这办法效果出奇地好，一段时间之后，孩子们都学会了宽容和礼让。

在荣众就读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四岁，磕磕碰碰一般也

在荣众留守儿童学校读6年級的彭凯父母离异，起初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但爷爷奶奶在田里做农活时不幸触电身亡，彭凯只能跟着在广州打工的父亲去广州上学。“那个学校一千多人，一个班便有一百多人。”彭凯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老师根本管不过来，上课他总是睡觉，成绩一塌糊涂。做搬运工的父亲性子急，劈头盖脸就扇耳光，彭凯的一只耳朵都被打聋了。

荣众大多数的孩子，都是家长认为“没法管”或是“管不了”的。“贫穷并不是留守儿童面对的最大问题。”瞿扬众认为，严重缺乏父母的关爱与监督才是这些孩子的症结所在——担当起父母未尽到的责任，成了从瞿扬众夫妻到荣众一应老师的教育理想。

无大碍。但有的孩子“非常自闭自卑”，个别极端的甚至有“攻击或自杀倾向”，有的孩子“把自己关在家里谁也不理”，也有孩子“拼了命要往外面跑”，甚至还有孩子“半年被派出所抓了8次”……这些，才是让老师更为担忧的。

面对问题，瞿扬众的妻子张荣在学校里的身份显得重要而特殊。作为全县第一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，张荣原本在县城一家医院工作，但自从丈夫创办留守儿童托管学校开始，张荣就全身心地投入进来。

（下转 A07 版）